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5

周 珖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伪满洲国秘事



溥仪身边50年

随銮伴驾记

5

周珖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随奎伴驾记/周珺著,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1990. 6 (2006. 4 重印)

ISBN 7—80528—077—0

I. 随... II. 周...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30433 号

随奎伴驾记 (1—5 卷)

周珺 著

责任编辑: 耿 宏

封面设计: 原创在线

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75 印张 20 插页 405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
定价: 149.00 元

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

ISBN 7—80528—077—0

目 录

第 39 回 駱馬爺遇匪險遭灭顶难 八路军照章收缴不义财

..... (537)



半夜里，街上响了几枪，枪声很近，好像就在后街。不一会儿，又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一队人马开过去了。公寓的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紧张得要命，生怕大祸临头。街上又响起了脚步声，是在前街，而且渐渐近了。就听有人在门外高声喊道：“开门！”紧接着，大门被砸得叮咣山响。严桐江无奈，叫随侍打开大门。黑暗中，忽地冲进十几个端枪的人，一下子把严桐江等人围住，喝道：“不准动，举起手来！”在大厅里，一个腰别手枪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民主联军，你们被俘虏啦！现在请我们



后勤部李政委讲话。”一个中等身材，脸庞黑瘦的人走上前，操着四川口音：“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！”

第40回 辗转返长春玉琴归故里 流落至图们婉容奔西天

..... (548)



大家见婉容疯疯癫癫地从后屋挣出来，一齐伏首跪下说：“皇后主子吉祥！”婉容被地上的一堆人挡住去路，猛然停下脚步，叱起焦黄的烟牙，狞笑开了。她头上两寸多长的短发，随着笑声扎撒开来，活像一只刺猬猬。女眷们悄悄地把怀里的孩子搂紧，男人们也不由自主地向后蹭了蹭。“外面风寒，皇后主子起驾回宫吧！”严桐江等人低头催请。“回宫？什么宫，那是牢狱！荣源贪图富贵，害了我一生，让我人不人，鬼不鬼。我非到十殿阎君那儿告他不可！”婉容张牙舞爪地又要向前冲。太监、老妈拽不动她，严桐江等人又不敢犯“大不敬”。正在束手无策之际，忽听有人厉声说道：“皇后是一国之母，岂能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，请回屋吧！”严桐江知道二格格出来了，心里有了底，再偷偷抬头去看那皇后，只见她疯劲早没了，无力地靠在老妈儿的身上，目光呆

目 录

滞地盯着二格格。

第 41 回 捐金弃玉珍珠付一炬 闻雷失箸魂魄飞九霄

..... (56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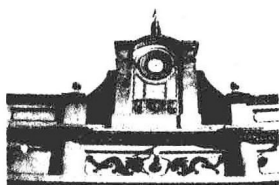


溥仪抱着膀子四下浏览着，毓岳说：“这回咱们可以放心地去洗澡了。”哪知话音刚落，溥仪“啊呀”一声，突然捂住胸部，脸色惨白，额上汗水涔涔。黄子正赶紧扶住皇上，着急地询问哪里不舒服。溥仪指着前胸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里……”“心脏？快去找医生。”溥杰吓坏了，一听说皇上心脏出了毛病，急忙吩咐大李。“别，不，是袋……”溥仪气急败坏地说。黄子正年老耳陈，诧异地问：“不对吧，胆怎么能长在前胸呢？”“唉？”溥仪一跺脚，说：“糊涂，珍珠袋子！”众人恍然大悟，是那一千多颗珍珠。溥仪怕摆在明面上被发现，一直放在衬衣上特制的大兜里。方才毓岳说去洗澡，他猛然想起这件事。苏联人说不准洗澡时要检查衣物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“李国雄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”溥仪哭丧着脸问道。大李搔搔头，这位“智多星”也面露难色了。溥仪瞅瞅高大而滚烫的“别拉达”，狠狠心说：“扔到里边烧掉吧！”



第 42 回 粉刷别墅误认同意定居 试探口风坚持要挟条件

..... (573)



溥仪他们按照副所长阿斯尼斯大尉的指示，鱼贯走入楼内。只见迎面有一间宽敞的大厅，把走廊分成东西两段。大厅中央陈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金色半身塑像，墙上悬挂着两幅长着大胡子的人的巨大画像。溥仪认得塑像是苏联领袖。他斜眼瞟瞟大尉，抢前一步，弯身向塑像行个最敬礼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说：“斯大林先生是 20 世纪的俊杰，把溥仪从日本魔爪下解救出来，溥仪没齿不忘先生的大恩大德！”说着，又深深一鞠躬，眼角还挂着两滴泪珠儿。阿斯尼斯懂得汉语，微笑地点点头。万嘉熙在一旁问：“大尉先生，墙上的画像是谁呀？”大尉眉头一耸，惊讶万分，象审视精神病人似地盯着老万，良久，才说：“你连闻名世界的伟人都不知道？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呀！”

目 录

第 43 回 御弟当值高读联共史 群臣消遣鏖战麻将牌

..... (586)



张景惠领着几个心腹，非常神秘地嘀咕起来。原来他看到楼上日本人因组织了马列学习会受到所方的表扬，也想拉杆大旗占个山头，给苏联人留个好印象。阮振铎作难地说：“人家日本将官里面什么人材没有？咱们这里谁懂马列呀？”“嘿嘿，你老阮聪明人咋糊涂哩？”张景惠眨巴着眼睛，操着台安地方土音说：“好歹应个景呗，不能讲，照本念也中。你们都念过洋学，比试比试，做个样子给所长看看嘛，谁让你真心读那玩意来着？”老阮苦笑着说：“学什么呀，连书都没有。”张景惠有点生气了：“你看你，活人还叫尿憋死啦，找所长要不就行了？还显得咱，叫什么来着……积极！”

第 44 回 臧式毅误释服劳役 赵少将拒纳赐佳饬

..... (602)



毓岳带着血肠，趁人不注意，绕到东门外，找到坐在门口发呆的赵伟，小声说：“赵将军，皇上说您一向忠于朝廷……”赵伟听后十分害怕，连连摆手说：“不不，那是



随銮伴驾记

从前的事，现在我和他没关系！”毓岳说：“谁说没关系？皇上惦记您呢，赏您猪肉血肠一盘，快谢恩吧！”赵伟紧张极了，吓得直往后躲，挥手说：“快拿回去，我不要，我不……”他只顾左右观望怕人看见，只听“叭嚓”一声，菜盘被他拨弄掉了，猪肉、肠子洒了一地。赵伟紧张地左右瞧瞧，说声“对不起”，像躲避灾星似地拾腿溜走了。剩下毓岳站在那里直发傻。溥仪听过禀报，气得晚饭都没吃。他万没想到，“真龙天子”已经落到没人愿意搭理的地步了！

第45回 皇侄偷车轮吓个半死 国丈荐贤臣气得发昏

..... (616)



宪均叩了一串响头，扬起被泪水洗得油亮的“桔皮”脸，哭道：“奴才盼星星、盼月亮，这回可见到主子了！”溥仪瞧宪均那副卑恭的样子，暗想：“他们一窝子全吃东洋饭，还能有忠于皇室的？或许烂泥中能冒出一支莲荷？”溥仪想了想，从床下拖出一只衣箱，在里面拣出两只嵌宝石金戒，赏给他二人。他俩一齐叩头谢恩退出。站在一旁的荣源，从溥仪翻箱子时起，就瞪大了一双牛眼紧紧盯着藏宝箱子，见甘、宪二人欢天喜

目 录

地而去，便嘟哝着说：“奴才物色的人，都是忠臣。”有意提醒皇上，行赏可别忘了牵线人。溥仪坐在床上揉着双脚，忽然招呼说：“荣源！”“奴才在！”荣源口中答应，心里一阵欣喜，暗道：“来财啦！”“把这个拿去！”溥仪“叭”地甩给他一团东西。荣源双手接住，定神一看，哪是什么财宝，却是一双脏袜子。“把它拿去洗洗！”

第 46 回 受命小秀偷卖金针 报恩老万擅换卢布

..... (628)



张景惠站在圈当心，叉着腿儿，脑袋一拨唧，演说开了：“要我说，你们这帮子人办不了大事儿！做买卖的都得看

行市，何况在官场上混了？老蒋溜到台湾，妈拉巴子他算垮到底啦，再不赶快跟共产党搭上头，哼！”他用眼睛白白大伙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人家‘封神榜’都排完了，等咱们回去时，蹲灯笼杆吧！”“干爹，共产党能得意咱们这号人？”于镜涛首先就不放心。“嘿嘿，苏联不也是共产党吗？这几年把咱们咋样了，动咱一根毫毛没有？”张景惠用眼睛转圈扫视着，又说：



“先别自己灭自己的威风，谁当政都得启用咱们！”“能跟毛泽东政权联系上吗？”老谷心活了，着急地问。“发一封贺电吧，表表大伙归附之意，也看看中共的反应，投石问路嘛！”老阮建议。“我看这事儿可以。”张景惠拍着大腿，说：“就照老阮的意思办！”

第 47 回 返故国提心吊胆 恐厄运装疯卖傻 ……… (641)



别尔缅阔夫悄声对溥仪说：“第一批回国的伪满省长王子衡、曲秉善已经判了死刑。”他有意瞅瞅脸色煞白的皇帝，又冷言冷语地说：“你们一进中国国境，不但财产要全部没收，而且都得带上脚镣和手扣。”溥仪越听越怕，简直要支持不住了。别尔缅阔夫得意地一笑，握住溥仪的手说：“老朋友分别，留个纪念吧！”说着一把撸下溥仪的白金手表，套在自己腕上，又顺手把桌上的一支金笔插进衣兜。溥仪已经麻木了，任凭敲诈，没有丝毫反应。别尔缅阔夫指挥士兵，把大家的行李翻个底朝上，凡值钱的东西，一律扣留。所幸的是他只踢踢电影箱子，并未检查，因为他的眼睛已被溥仪搭在床上的西服裤子吸引住，那上面有一个金光闪闪的赤金皮带挂钩。他贪婪地一把揪

目 录

了下来。薄仪这回可急了，说：“我怎么穿裤子呀？”别尔缅阔夫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找段铁丝对付用用吧！”

第 48 回 惊骇过度薄仪抢食送命宴 谈笑从容高岗婉致欢迎辞

..... (653)



一个身材魁伟、穿着浅灰中山装的人很气派地走进来，后边还跟着一群随员。郭厅长站起身说：“这位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同志，到这儿看看大家。”人们

一听来人的官阶如此显赫，赶紧起立，肃目以待。高岗面如春风，连脸上那些豆大的麻痕都焕发出暗红的光亮。他目光炯炯地扫视全场，忽然发现有人依然伏在桌上大吃大嚼，不由得眉头微微一皱。郭厅长赶忙附在他耳边，小声嘀咕几句。高岗的眉头重又舒展开了，嘴角也再次浮出笑意。毓塘觉得不妙，赶紧捅捅薄仪。薄仪哪顾得了这些，却将桌上的东西胡乱地划拉到自己跟前，扯住衣兜就往里边塞。高岗朝郭厅长一笑，转而对大家说：“都随便坐嘛，吃点东西，压压惊！”薄仪狠狠地塞给毓塘一个苹果：“还不快吃！”毓塘躲闪着，为难地看看左右，小声对他说：“上边，留点身份吧！”



第 49 回 “帝王将相” 阔谈高见 “车马兵卒” 窃议奇闻

..... (665)



晚间，王看守陪所长前来看望大家。孙所长说：“我给你们带来 3 本书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中国近百年史

话》和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。现在书不够，可以轮流看，也可以一人念大家听。你们要好好学习呀！”所长走后，毓蟾按不下好奇心，拿起那三本书，坐到灯下看起来。书里的新鲜词，新鲜事太多了，毓蟾问溥杰：“二叔，衣服有新有旧，民主怎么还有新旧之分呢？”荣源倚着床头，一手端着烟袋杆儿，一手摇着蒲扇讽刺毓蟾说：“那行子看懂了也白搭，共产党信得过您？闭灯睡觉得了，少招点蚊子比啥都强。”毓蟾顶撞说：“所长发书不是让学习吗？”荣源敲敲烟袋锅，猛地坐起身，冷笑道：“嘿嘿，恭王爷，您当这里是学堂？做梦吧，是监狱！”

目 录

第 50 回 “君心聪慧”鞋油刷牙 “皇恩浩荡”菜汤灌顶

..... (679)



溥仪连擦带洗，忙活半天，弄得浑身是水。他正要回屋，宪均进来，低着头说：“今天，是……值日。”

溥仪知道他这是在跟自己说话，可是“值日”究竟要干什么，他并不清楚，还以为像军队里的值星官，

当班管事呢，便说：“知道了。”他一回到屋里，便找了一把椅子，往门旁一坐，抽起烟来。几个大臣看他像水鸭子一般地坐在那里，想笑又不好笑，都默默地坐在床沿上。王看守进来检查，见溥仪的呆样，十分奇怪，说：“溥仪，今天该你值日吧？”“我？我不是正在当值吗？”“值日就是擦桌扫地倒马桶呀，快点动手干吧！”王看守鼓励着说。溥仪胆寒地看看腥臊的马桶，胃肠里仿佛有一堆污物，直往上翻。他捂住鼻子，指着胸口，喃喃地说：“我，这里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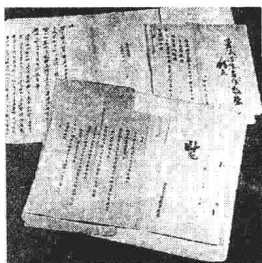
第51回 揣摸时局四处寻风探底 怀疑政策终日掩尾藏头

..... (692)



溥仪裹在人群当中步出会场，思前想后，心中一片繁乱。李科长的话一直在他耳边萦回：美国纠集了15国军队，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入朝鲜，并把第七舰队派驻台湾，矛头所向，直指中国……“事情明摆着，历来高丽内江，总要牵扯到中国。远的不提，就拿光绪朝甲午年来说，高丽国闹东学党，就引起了清、日大战。结果，大清一万将士血染平壤，北洋舰队舟沉大东沟，闹得割地赔款，丢了辽东半岛和台湾。”溥仪由近及远，联想到历史上的争端。至于谁胜谁败，他倒不关心，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危。他认为中美开战，失败的注定是中国。万一美军突破鸭绿江，中共会不会“困穷匕首见”，先灭掉他们这批战犯呢？想到这里，他不寒而栗了。

第 39 回 驸马爷遇匪险遭灭顶难 八路军照章收缴不义财



半夜里，街上响了几枪，枪声很近，好像就在后街。不一会儿，又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一队人马开过去了。公寓的人

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紧张得要命，生怕大祸临头。街上又响起了脚步声，是在前街，而且渐渐近了。就听有人在门外高声喊道：“开门！”紧接着，大门被砸得叮咣山响。严桐江无奈，叫随侍打开大门。黑暗中，忽地冲进十几个端枪的人，一下子把严桐江等人围住，喝道：“不准动，举起手来！”在大厅里，一个腰别手枪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民主联军，你们被俘虏啦！现在请我们后勤部李政委讲话。”一个中等身材，脸



庞黑瘦的人走上前，操着四川口音：“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！”

溥俭走后，二额驸郑隤鼐接替了他的位置。虽说仍有严桐江、毓崇，外加毓岷和吴少香帮助，人心还是散了盘。这倒不全因为他性情孤傲，没人服气，主要是大家都看清了形势，与其坐守待毙，不若各奔他乡。所以，每天都有人到火车站去打听，巴望快点通车。

不两日，御医徐思允等不及了，雇上一辆马车，带着家小托故先走了。当了满军少校的庄王府的毓懋，本来就是稀里糊涂跟来的（离开新京那天，他凑巧到宫里玩），也借口说去内蒙古看老泰山卓王，同车而行。

他们这一走，余下的人更神不守舍了。有人也曾张罗雇车，只因听说路上有土匪抢劫，才望而却步。尽管这样，如何离开这条鬼山沟，依然是大家必谈的话题。

一天下午，吴少香风尘仆仆又意外地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人们立刻将他围上，纷纷打听外面情况。

原来临江城的秩序早已大乱，不仅县公署不办公，店铺关板，连车站也没人管，满街都是人，闹闹哄哄的。城里日本守备队的仓库，日本人的买卖都让百姓抢掠一空。那些东洋货很快又流入地摊，从县公署门口一直排到火车站。人们买与不买都忍不住前去转转，真比赶集